

當

秦嗣林著

当铺里特有的
人生风景

29張當票
貳



九 州 出 版 社
JIUZHOU PRESS



秦嗣林／著

29張當票
當鋪里特有的
人生風景



九 州 出 版 社
JIUZHOU 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（CIP）数据

29张当票. 2, 当铺里特有的人生风景/秦嗣林著.
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13. 9
ISBN 978-7-5108-2314-5

I. ①2… II. ①秦… III. ①故事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 8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（2013）第218524号

《29张当票②：当铺里特有的人生风景》©2013秦嗣林/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麦田出版事业部

本书经城邦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—麦田出版事业部授权，同意天津华文天下图书有限公司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。非经书面同意，不得以任何形式任意重制、转载。

29张当票2, 当铺里特有的人生风景

作 者 秦嗣林 著
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 黄宪华
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(100037)
发行电话 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 址 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信箱 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 三河市中晟雅豪印务有限公司
开 本 870毫米×1280毫米 32开
印 张 7
字 数 100千字
版 次 2013年10月第1版
印 次 2013年10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108-2314-5
定 价 28. 00元

序

回想起来，从小我的人生际遇便与众不同。

以前我的父亲在基隆经营建材行，每天敞开大门做生意，在我印象中，无论是开杂货店的、拉人力车的、卖菜的，还是挑水肥的……在家里出出入入习以为常。而我的父亲个性豪迈，喜欢帮婚助丧兼急公好义，更是山东帮里的“及时雨”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些叔叔伯伯逐渐凋零，因此从我七八岁开始，每逢假日，父亲常带我去殡仪馆披麻戴孝，扮演这些长辈的孝子贤孙，每当有至亲好

友来致意，我便磕头还礼。

一开始搞不清楚怎么回事，还觉得挺好玩的，后来往棺木里一瞧，发现里面躺着的人一脸惨白，有点面熟，再仔细一瞧，竟是常到家里走动的长辈。不过，同样的事情见多了，我也不觉得死人有什么好怕的。当孝子贤孙得跟着棺木一路送到山头上，看见工人把棺木往墓穴里一摆，盖上几铲黄土，一群人便嘻嘻哈哈地下山了，而沿路的蒿草丛里旧人新坟默默地增加。一直到年纪渐长之后，才明白无论生前是一生戎马的将官，还是街边的小贩，终会化成一杯黄土。个人的富贵贫贱，也随之烟消云散。

我从事当铺业四十多年来，因为每天都在钱堆中打滚，所以更深刻见识到了人对钱的贪婪，以及金钱是如何操控人的命运：有钱人想要更有钱，没钱的人一心想发财，一幕幕真实的人性大戏，天天在我的周遭上演，仿佛钱是一生最重要的事情似的。例如，我见过不少富可敌国的人，被钱的魔力所迷惑，认定自己是一尊无所不能的天神，从自我膨胀变成自我迷信，被自己无止尽的发财梦所困，最后由云端摔到谷底；也见过一心想致富的痴人，笃

信买了开运神物、早晚三炷香便能一步登天，甚至为了钱偷拐抢骗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仿佛是为了钱可以出卖灵魂的恶鬼。

其实，只要一个人愿意帮助别人、造福别人时，他便像神一样温暖；可是当他残害同类、吃人不吐骨头时，他比鬼还恐怖，所以神与鬼都是人所扮演，端看人心往哪边倾斜。所以我常说：“这世界没有神，也没有鬼，人造神也扮鬼。”试想，若是有一间庙宇，前往参拜的信众一心祈求别人健康、别人快乐、别人好运到，这样的社会，能没有神迹吗？

我也犯过同样的错误，当年我高中辍学，为了开当铺四处筹措创业资金时，身边的叔叔伯伯没一个人愿意借钱给我这个毛头小子，要不是我的父亲凭着过去的为人和热心，我可能一分钱也借不到。因此刚开始创业时，我也只是想着要如何赚更多的钱，好消弭心中的不安全感。可是几十年来，书中的每个人物一点一滴地改变了我对钱与生命的看法，他们有的事亲至孝；有的是花了几十年的时间等待与结发妻子相会；还有的则是熙来攘往客人身上的悲

欢离合。

在芸芸众生中，这些人都微不足道，甚至过着朝不保夕的生活，但是每个人都用尽一生的气力，满足自己的精神追求，是他们让我看清楚金钱只是改善物质生活的手段，完全无法解救灵魂。古人云：“过江千帆皆名利”，人生的目标到底是什么？难道就是无止尽的金钱游戏吗？仔细想想，好像并非如此。然而可以确认的是，当自己有天再回首来时路时，发现当初所坚持的价值观和那份纯真依旧存在，即使最终不是外人所认定的标准，心里还是充满喜悦跟满足，这样才是人生最大的成就。

本书的人物各有自己的起伏跌宕，读者将从其中看见每个人的多样性，他们并非达官显贵，每天也都面对着无可避免的无奈与挣扎，但有些人能坚持理念走出自己的路，有些人则随波逐流消逝在时光的长河中。如果你能看出他们命运不同的原因，那么，其中令人玩味的启发已悄然留在你的心中。

目录

第一章 | 那些生活在当铺里的人

天下第一孝子	003
信差	017
开不出的当票	043
三爷爷	062
监守自盗的三堂课	078
鸟王五叔	097

第二章 | 这些发生在当铺里的事

112 当财神来敲门

128 三个骗子

144 别动！ 抢劫！

161 脂粉人生

172 当铺里的雅贼

186 传家之宝

196 消灾解厄当票护身符

第一章

那些生活在当铺里的人

天下第一孝子

我的父亲秦裕江先生平时交游广阔，闲暇时总会四处探亲访友，偶尔也会来当铺客串掌柜。某日晚上，当生意告一段落，我们父子俩坐在办公室里吃着简单的菜肴，父亲喝了杯高粱酒后，突然迸出一句：“小刚，过两天我带你去见一个有名的孝子，见识一下什么才叫孝顺。”

当时我只是个二十八九岁的小伙子，生意刚上轨道，看着他一脸醉态，只是暗自好笑：“哼，老爹又喝醉了，见识什么孝子啊？拜托，书里的孝子已经够多了。”于是

当下唯唯诺诺混了过去，只当是一时醉话。没想到过了几天，父亲突然问我：“今天下午有没有空？”

“哦？有事啊？”

“好，穿上外套，我带你去见识孝子。”

啥？原来老先生压根儿就没忘了这档事，看他这么认真的样子，倒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想开开眼界，于是抓起车钥匙，爷儿俩就出发拜访传说中的“孝子”。

在父亲的指引下，我们来到济南路的“中华当铺”。老板高叔叔和我们同是山东老乡，一九四九年跟着堂哥逃到台湾时，只是一个十来岁的毛孩子；想要当兵，可是年纪太小，只能靠四处打零工求生存，后来跟着一位老前辈经营估衣^①的买卖，每日孜孜矻矻，好不容易成家立业，日后开了这间业界赫赫有名的中华当铺。

才进当铺大厅，我的目光马上被一位外貌奇特的老太太吸引；她剪了一个标准的江青头，上身一袭靛蓝的中山解放装，搭配黑色的长裤，底下套着裹小脚的女人特有的弓鞋，静静地坐在木头椅上闭目养神。无论是她的神情还

① 市场拍卖的旧衣服。

是服装，都与当时的台湾社会格格不入，仿佛是穿越时空的古代人。

虽然当时海峡两岸还未开放，我直觉她绝对来自大陆，问题是怎么可能过来呢？这时，高叔叔从柜台后走出来，招呼我们入座喝茶，还不忘向老太太介绍：“娘，我朋友带着他儿子来喇喇聒（聊天）。”老太太摆摆手，算是打过招呼了。

父亲坐下后便问：“小高，我们这一代和亲人分隔两地的比比皆是，你是怎么把老太太从大陆接来台湾的？”

听到父亲的语气，我就猜到其实他早已明白其中的来龙去脉，这么问无非是想让我听听当事人亲口的叙述，我便格外专心聆听。只见高叔叔喝了口茶，娓娓道出世间少有的惊险历程。

“过去在大陆，我家可是好几代的地主，日子过得挺舒服。有一天半夜，她突然把我摇醒，我揉揉眼睛，只看到她一面哭一面拉着我的胳膊塞进前几天刚缝好的新棉袄，低声交代我衣角里缝了好几十块大洋、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等等，讲到后来，话音和哭声都糊在一起了。

“当时我年纪还小，哪里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看着娘哭得伤心，我也害怕得哭了。不一会儿，我堂兄就背着包袱推开大门，声声催促着要赶紧上路，于是娘硬把我塞给堂兄，死命地推我们出门。我才刚回头，门板已经掩上，门缝里还传来她的哭声。我糊里糊涂地跟着堂兄离开了家乡，辗转来到了台湾，之后再也没回去过。

“离家的日子有多不容易就甭提了，我跟很多老乡一样，托人从日本捎信，写了好几年也没回音，以为她老人家已经没了，幸好家乡的老人热心地回信，说她已经投靠到哈尔滨的亲戚家中，还附上了地址，这才知道彼此的下落。

“你别看我这么大的人了，自从离开家后，只要晚上一想起娘，我就难过地掉眼泪。几十年来就这么哭过来，连我太太也习以为常了。有一天晚上，太太又被哭声吵醒，她安慰了一句：‘你老是哭也解决不了问题啊！得想办法才是。’可是哪有什么办法啊？难道要返回大陆？然而那一天我突然弄明白：要是换成别人，可能没办法，可是我生意做得这么大，什么风浪没见过？即使没有路，也得硬闯。于是，我开始安顿当铺的生意，买好往香港的机

票，拽着简单的行李和一笔钱，就搭飞机千里寻母去了。”

我忍不住插嘴询问：“高叔叔，您在香港有门路吗？”

“哈！我不仅谁也不认识，就连广东话也不会讲！”

“这么冲动？您人生地不熟的要怎么开始啊？”

“反正去了再说呗！我先找了一间三流的旅社，准备长期抗战。白天上街逢人就问：‘你知不知道怎么去大陆？’问了好几天，没一个知道的，我猜他们八成当我是疯子。”

“不过没几天，旅社的老板知道了我的意愿，好奇地问我：‘高先生，你好好的台湾不待，干嘛四处打听怎么上大陆？不要命啦？’等我将前因后果讲了一遍，没想到老板竟暴露自己私下贩卖大陆药材一事，还跟偷渡走私的黑道有点交情，他打包票说：‘你早点问我就不得了？我能帮你介绍，不过得花一笔钱。’哎，钱哪是问题？我当下直接给了他两千块港币当作投石问路。

“果真不出几天，他就带我到一间酒楼的包厢，里面坐了七八个大汉，看来全不是正经人物，我冲着中间那位像帮主的家伙一声喊：‘喂！你们能不能把我带进大

陆？’帮主姓黄，八成没遇过这么直接的人，他愣了一会儿便说：‘我们什么都走私，人也不例外，一句话，港币两万。不过进去之后，生死有命，看你敢不敢？’我二话不说付了钱，接着黄帮主要我先回旅社，等候出发通知，接下来的几天我忐忑不安地怕被拐了。

“过了约莫十天，在某个月黑风高的夜晚，旅社老板来敲门，吩咐我该出发了。我立刻收拾行李，跟着黄帮主等人爬上走私船，他嘱咐我：‘你只要装哑巴，不管遇到什么事都别出声。’出海之后一路摇摇晃晃，不到两个小时，突然船上有人疾呼‘巡逻艇来了……’

“你猜怎么办，倒是帮主有经验，塞些钱就能放行。我们终于在半夜抵达广东沿海的小渔村（现今的广东深圳），达成任务。帮主还说哪天我要回香港，尽管到村里人民公社的食堂找厨子老张，他一手包办。不过回程比较危险，得多收一万。说真的，尽管这些家伙干的是违法走私，但还挺守信用的。

“当时我白天不敢在村子里活动，因为一开口就会露馅，只能在晚上到处打听，最后终于问出有户人家的男人